

# 《伤寒论》本证、兼证、变证之关系

新疆医学院 周 光

## 一、本证、兼证、变证之概念

《伤寒论》原著并无本证、兼证、变证之称，而是后世伤寒之家在六经提纲下又设的一种辨证分类方法。如，《伤寒来溯集》曰：“太阳本病脉浮……仲景以其或然与否，不可拘定，诊者……必须理会此等兼证”；《伤寒指掌》曰：“大抵今之伤寒，无不兼经而病，……其各兼并之症，列于六经正病之下……”；《伤寒贯珠集》则以三证分治则，本证用“正治法”，兼证用“权变法”，变证用“救逆法”。近年来此分类方法得到普遍的应用，并对三证之概念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，如《伤寒论选读》（四版、五版教材）、《中医原著选读》（北京中医药大学，1978年版）、《伤寒论诠解》（刘渡舟）、《伤寒论语释》（李克绍）等。总括其意：单纯的一经病，谓之本证；在某经病的基础上，又出现了一些本来不是此经病所应有的一般的症状，称兼证（包括并病、合病）；由伤寒病失治误治而引起的内科杂病，叫变证。

## 二、本证、兼证、变证之区别

本证是外邪（风、寒、湿）直中或由它经相传而引起六经气化功能失调的一种病证，症状比较典型而固定，即六经提纲证一般所概括的（但六经提纲并没有对所有的本证加以概括）。本证的治疗有法定方，如太阳经证用汗法、阳明证用下法，代表方为桂枝汤、麻黄汤、桃核承气汤、五苓散等。其发展一般为“传”，即病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，预后较好，很少出现死证，并有自愈的可能。如，49条（赵本，下同）太阳经证自愈，106条太阳阳明证自愈，272条少阳本证自愈等。

兼证的病因，一为本证失治（包括自然衍化）、误治；一为患者内有宿疾，由本证诱发。如18条“喘家作”与43条“下之微喘”。其病机为本证病机基础上的延深、扩展，较本证更为复杂，如38条兼证，除本证风寒外束、营阴郁滞之外，又有郁热内蒸之象。至于并病合病则更为明显，病机已由一经

扩展到两经、三经。兼证的症状是本证兼有某些症状，这些症状是次要的，不是主证。如40条小青龙汤证之“喘”，一为或然证，出现于伤寒病人之中；一为其“喘”多与“干呕”、“小便不利”并作，形态不同于本证之鼻翼煽动、平息而喘，故为外感伤寒、内有水饮兼证之象。其治疗亦是在本证治则及方药基础上，根据兼证的具体表现而进行药物的加减。如18条“喘家作”，桂枝汤加厚朴、杏子；62条“发汗后身疼痛脉迟”，桂枝汤加芍药、生姜、人参等。兼证的发展，或从六经相传，或发展为变证。

变证的病因为本证、兼证失治、误治，病机已难以用六经气化理论概述，疾病的层次性、阶段性不明显，因此多采用内科杂病的思辨推理方法来解释。变证中本证的症状已完全消失或被新的症状所掩盖，这种新的症状已不具备本证的特征。如63、162条的麻杏石甘汤证之“喘”，喘息气粗，与高热并见，完全不同于18、35、40条之“喘”。变证的治疗，即16条所言“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。”变证的发展，已经脱离了六经病发展的趋向，不循一般规律而发，预后差，坏病、死证多，如137条结胸死证、172条脏结死证等。

不论是本证、兼证，还是变证，其发展都取决于三个条件，即邪气的盛衰、体质的强弱、治疗是否及时合理。邪气轻、体质强、治疗正确，则不易发生兼证、变证，否则易发生兼证、变证，甚至衍变成坏病、死证。

## 三、本证、兼证、变证之联系

本证为六经病发展的一般表现，兼证为随着本证的发展而发生的一种特殊的表现。在一个兼证中，本证的症状与兼发的症状是同一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，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方面。当本证的表现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，疾病就按六经传递的方向发展或处于相对稳定的兼证阶段；当兼发症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，疾病的性质就发生变化，成为变证。兼证是本证到变证的过渡阶段，也就是量变阶

伤寒论

## 《伤寒论》中生姜的作用

广西中医学院 黄家诏

《伤寒论》113方中，有39方使用生姜（包括两个方中之加减法），占总数的34%，其使用次数仅在甘草、桂枝、大枣之后，位居第四，可见仲景十分重视生姜的作用。概而言之，生姜在《伤寒论》中的作用有调和营卫、发散风寒、温中止呕、宣散水气、宣通阳气等功能。

## 一、调和营卫

调和营卫为太阳中风证的重要治疗法则。在外感疾病中，凡卫气不固、腠理疏松、风寒之邪外袭、营卫失调而见之头痛发热、恶风寒、自汗出、脉浮弱等证，仲景论治多用生姜与大枣同用，以调和营卫。其代表方如桂枝汤，就是以扶正祛邪、调和营卫、解肌祛风为组方要旨。方中，生姜除了助桂枝发散风寒外，还配合大枣调和营卫。《本草经读》云“仲景桂枝汤等，生姜与大枣同用者，取其辛以和肺卫，得枣之甘以养心营，合之能调营卫也”，即说清了

生姜在桂枝汤中的作用。成无己曰：“姜、枣辛甘，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。药中用之，不独专于发散

也。”可见，姜枣在桂枝汤中虽非主药，但其对全方的协同作用是不能轻视的。此外，《伤寒论》中治虚劳不足、脉结代、心动悸用的炙甘草汤，柯琴谓：方中“生姜、大枣以和营卫”。又如治伤寒误下、邪气弥漫、表里俱病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，尤在泾谓：方中“人参、姜、枣益气养营卫，以为驱除邪气之本。”还有治中风过汗致气营不足身痛而阳未亡之桂枝新加汤，生姜用量达四两，意在强调其调和营卫之功。

## 二、发散风寒

《神农本草经》谓“干姜味辛温……出汗……生者尤良”，就是说用姜以发散风寒者，当以生姜为优。《伤寒论》中以发散风寒为目的的方剂多用生姜。如桂枝汤的桂枝同生姜配伍，葛根汤中以麻黄、桂枝配以生姜，其意皆在于发汗解表、发散风寒。葛根汤证属寒邪外束，太阳经输不利之证，表现以风寒表实证为主而兼项背强几几，故方中除麻桂外，还配伍生姜以增强辛散之力，驱除在表在经输中之寒邪。而且君药葛根有升阳之功，全方合用而升散阳热、解肌而发散风寒。柯琴指出，本方“麻黄、生姜、能开玄府腠理之闭塞，祛风而出汗，故以为臣。”在《伤寒论》中还有治风寒表实而兼内热烦躁之大青龙汤，治中风兼表寒证的桂枝二麻黄一汤、桂枝麻黄各半汤，太少合病的柴胡桂枝汤等。虽然各方中生姜的用量不尽相等，但其目的都在取其辛散之力以助麻桂外解风寒，而且其用量的大小大抵与感邪之轻重成正比例关系。

## 三、温中止呕

《伤寒论》诸证中，有中焦虚寒或寒邪干于胃腑，或水饮停滞而致胃气上逆，证见腹痛喜暖、干呕或呕吐清水痰涎、手足不温、苔白滑、脉弦迟等，仲景多用生姜与吴茱萸、半夏等药合用，以温中除

段：本证到兼证再到变证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、引起矛盾转化的过程。但这种量变能否延续或引起质变，主要取决于疾病传变的三个先决条件。如28条“服桂枝汤或下之，仍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，无汗，心下满微痛，小便不利……”，由“仍”而知，在服桂枝汤或下之前，既有“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，无汗”之太阳中风证，又有“心下满微痛，小便不利”之脾虚水停证。此本虚人伤寒，治疗当以“建中”之剂为准，如误以解表或利小便，则病随之而变，加重脾虚水停证，故用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。

若此证再经失治误治，而太阳中风之象完全消失，则转化为67条之纯粹的脾虚水停之苓桂术甘汤之变证。又如21条，太阳中风误下损伤胸阳而形成中风兼胸满证，再经“复发汗”（164条），胸阳进一步受挫，胃气受损，表邪内陷，积于心下形成痞证。因此，本证、兼证、变证是既区别又联系的同一种疾病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。只有正确认识三证的关系，才能知常达变，了解主次，真正贯彻“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”和表里先后缓急治疗的原则。